

往事悠悠

时光里的爷爷

□ 吴书涵

人生八十称耄耋，一晃，爷爷脱下戎装已经54年。爷爷的一生虽无惊心动魄的跌宕起伏，却也经历不少磕磕碰碰，但天性乐观的爷爷却在暗礁之中平稳而睿智地走了过来，那么平静、那么坦然、那么无怨无悔。

爷爷性格耿直。中学毕业后，身为家中最小的儿子，意气风发应征入伍，让疼爱有加的曾祖母泪眼婆娑，依依不舍。

因吃苦耐劳、身先士卒、表现优异，爷爷被评为“五好战士”，又被部队作为志愿兵安排，在天津某海军舰队服役7年。退伍回乡被安排在令人羡慕的国营单位——地方供销社，在一个偏远的湖区供销社小分店当主任。

那个年代物资贫乏，不少人托关系找到爷爷，甚至希望用部分物资回扣作条件向爷爷采购各种紧俏物资，均被断然拒绝。对于一些贫穷亲戚的托求，爷爷总是默默地拿出自己的指标或借同事的指标，来帮他们。这样的事情多了，难免引起奶奶的埋怨，因为家中也有两个老人与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，一大家子要吃喝拉撒。

据爸爸回忆，爷爷很少回家，一方面工作地点离家很远，交通极不方便，一方面视工作如命的他，从来舍不得请假日休息几天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大伯在一个临近的城市求学，年幼的二伯与爸爸先后辍学，远赴深圳务工，只有奶奶独自在家侍弄几分菜地。一天，身体一向健康的奶奶突患重病。正在参加农村工作组的爷爷接到电话通知后，快马加鞭赶到医院，面对1000元的入院费，爷爷竟束手无策。犹豫良久，万般无奈的爷爷写出人生中第一次向公家借钱的书面请示。

爷爷这么多年的工资究竟去了哪里呢，谁也说不清楚，据说是借给了缺肥料钱的老乡，缺置买家具的穷亲戚，缺日常开支的同事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为人仗义的爷爷也因讲义气栽过一次“大跟头”，导致自己颠沛流离好多年。那是他一个同性同事，因儿子要成家需要钱，想做木材加工生意，要贷2万元购置原材料。讲义气的爷爷爽快地为其做了口头担保，谁知，同事生意亏了，血本无归后跑路了。借款人也是爷爷多年的朋友，爷爷深感愧疚，虽然无力还款，但爷爷多次诚挚地要求打个欠条，结果那位朋友谈笑中当着爷爷的面把欠条撕掉，并安慰爷爷说，以后如果生意顺利了再说吧。

一年后，那位重情义的朋友因病而亡，在尽心帮忙安置朋友之后，生性厚厚的爷爷竟主动把一张2万元的欠条送到了朋友遗孀手中，并归还了利息。他把位于城郊和奶奶一砖一瓦亲手盖成的房子变现后，还了本不属于他的欠款，导致全家无栖身之所。

生气的奶奶只身一人住在临时租借的一间小房子以卖菜为生，而爷爷却在近年近百岁时南下打工。

一生从事管理工作的爷爷，一无所长，飘流于这座属于年轻人的城市，可谓尝尽艰辛。

晚年的爷爷没有闲住的时候，他替人修剪花草，每个春节都不在家过。他说，替别人做事就得尽心。他把别人的事永远看得比自己的重要。

爷爷一直节俭，只要看到空矿泉水瓶或掉下的边角木材，必定捡拾，那种习惯早已成了一种自然。

这几年来，无论是曾经刻薄过他还是亲近过他的同事，爷爷都毫无芥蒂，喜笑颜开。爷爷是开朗的，也是乐观的，更是无私的。

人在旅途

心有山海，静而不争

□ 姜峥



我见过汹涌的悬河岷江。江水在鱼嘴处细细的渗透，节节延伸，最终分成内江和外江两条支流时，心中震撼万分。抬头望向远方，尽收眼底的是气势磅礴，波涛汹涌。低头俯瞰脚下，平静温和，偶尔会泛起小小的漩涡。就在这俯仰的一瞬间，同时体会到了一泻千里与汪洋辟阖。黄昏时分，微风拂过，树影在水面上显现，一弯一曲的蠕动，像是醉汉，一片祥和的景致。分至内江的水，继续向南流动，会遇到以一持万的宝瓶口，似瓶口形状的设计，将成都平原变成一个有大口的“瓶”，至此，收放自如，不急不慢的把控着冬季枯水期和夏季洪水期的流水分配量。水看似温柔，一触即溃。但实则温柔不争，可进可退。

出差到西安，公事办完，还有些时间，就和同事们相约去白鹿原上的薄姬墓看看。“南陵”薄姬与世长辞的地方，芳草萋萋，鲜花芬芳。薄姬当年诞下儿子刘恒后，虽遭君王冷落，但不争宠献媚，安心抚养儿子，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渡日。正是薄姬与世无争的性情潜移默化影响着儿子的言行。刘恒8岁时，就前往荒漠贫瘠又濒临匈奴的西北边疆之地做代帝，不与其他皇子争夺富饶之地，这才逃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，得以保命，最终登上皇位，开启了造福百姓的文景之治。是啊！在波云诡谲的深宫之中，凡事不争先才是万全之策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不必与他人争抢，将智慧寓于平凡，稳稳的度过此生，才是圆满。

慢慢感受，细细体味，生活会在不经意间给你惊喜。一次去成都看熊猫，却在无意中发现了一片竹林。竹子形态各异，粗细不同。粗的如碗口大，细的如笔杆儿。竹叶和竹茎都是翠绿色的，抬眼望去，俨然是一片绿色海洋，心之神往。同伴对我说：“15米的竹子，是前四年3厘米不争先的默默坚守等来的。”语罢，我和同伴停下了脚步，静静地望着平心定气，不争先的竹林，不敢有半分的亵渎。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啊，我们正在做的很多事情，短期都没有办法与别人抗衡，但不要急于取胜，要静下心来慢慢来。

看到都江堰如鱼般与物无忤的能量。听到薄姬稳中求胜的大国智慧。感悟到竹子静中取胜的生命力。日后再遇到困难的事情，我都会等，因为我知道好的结果，都是在静而不争中获得的。

名家随笔

历史的古城 背靠巍巍

□ 王芸

古城是江汉平原上一株古老的植物。自楚国的诸宫王孙们栽种了它，业已存活了两千余年，有过枯有过荣，如今依然完好地存在；古城是江汉平原的一方异土，不只丰产白花花的水稻，水灵灵的稻，银亮亮的鱼，还滋养诡谲跌宕的历史风云，盛产荡气回肠的楚风流韵。

古城的名字，荆州。

作为一座被时间层层掩埋的古城，与周围年轻的城市相比，它没有弹性十足的肌肤，咄咄逼人的青春气息，飘忽飞扬的眼神。面色端凝，眼神沉郁，肌骨虬结，悠远的历史，成为古城最荣耀、也最沉重的背负。

古城的前生旧事业已退远。曾经的剑戟鸣击、曾经的沙场逐鹿、曾经的慷慨悲歌、曾经的篝火狼烟、曾经的流觞晓唱，恍如金粉沉沙，纷纷坠入时间的沙漏。今天，即便站在古城的心脏部位，也再难听到旧时传奇的喧响。眼前，只有似是而非的日常生活，寻常市井的繁音杂律，在古城的怀抱中日复一日地上演。

日常生活场景之外，也有一些遗存，抗住了岁月恒常不移的倾覆之力，经由一条隐秘的地下通道抵达现时。铜绿斑斑、锋刃犹利的四代越王剑、吴王夫差矛；稳稳然巍巍然、螭陆蟠绕的商代鼎彝；别致瑰丽的战国人骑骆驼铜灯；漆色斑驳、彩绘瑰奇的虎座鸟架鼓；刻有当今世上最早数学专著《算数书》的汉初简牍；经受了岁月剥蚀、轮廓依然完好的古墓棺槨；深埋地下两千余年、肌肤依然葆有弹性的西汉男尸；薄如蝉翼、花纹雅丽的战国丝绸；造型简洁、千年不腐的汉代麻鞋；音律齐备、庞大完整的编钟、石磬……

如今，它们躺在古城博物馆的展室里，枯黄色的灯光仿佛一束历史的追灯，将它们细细地映亮。它们，是这座古城纷繁历史挂饰中微小的一部分，和许多从这座城市地下出土的水器、丝陶、铁器、陶器一样，经过风历过雨；经受了岁月剥蚀，轮廓依然完好，尊宠，也见证过兴亡、荣辱、欣慰。在它们身上，潜隐了传自久远年代的密码。那密码，可能隐伏在黑、黄、红、绿、褐简单又绚丽的色彩中，隐伏在一道道纹饰的细节弯转处，也可能融化在凤鸟高昂的喙与举灯人微瞑的眼中，融化在轻轻击响、悠悠荡开的钟磬声中……

星散的遗迹，是古城悠久历史无言的证人。距今五、六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加工场郢北村鸡公山遗址，将这片土地上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拉伸至史前时代。公元前689年春秋战国时期楚文王在此建都“郢”，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“郢”，20个楚王在此称霸，楚国建都411年的漫长一页，成为古城有文献记载历史的荣耀开端。留存至今的楚故都“郢”遗址——纪南土城，楚庄王安抚诸侯之地——庄王台，建于楚国“好细腰”暴君楚灵王之离宫故址上的章华寺……

两千多年过去，几兴几覆，曾经巍峨的宫城已沦为漠漠铺展的土台。凭吊者只可在吹过耳际的风声中，遥遥怀想战国的硝烟、楚王的霸气和楚乐的旖旎；章华寺千年不萎的腊梅树，是尚存不多的线索之一，年年如期盛开，馨香浓郁，熏染得某一时某一寸的时光仿佛还停滞在千年前的某一瞬间。

三国时期刘备安营公安时曾多次进出荆州的公安门，以及关庙、关公别毒伤患处、得胜街、洗马池、落帽冢、马跑泉、点将台、卸甲山、张飞一担土……刘备借荆州，关羽失荆州，历史在无数次的得、失之间完成。一百二十回目《三国演义》中有七十回内容提到清越的荆州，亲眼目睹了多少三国风云，已没人说得清楚、详尽。这些散落的古迹与历史遥相呼应，每一处都承载着一桩传奇。将它们串连起来，就是一部荆州独有的三国历史。

瑰异传奇的楚文化和风云跌宕的三国文化，为古城提供了长足的滋养。撇开这两道历史上最耀眼的光环，这座古城还有诸多可资说叨的荣耀。这里，曾是许多代王朝封王置府的重镇。秦时，置南郡设江陵县；汉时，武帝划全国为十三州，荆州为其一，商贾云集，市井荣兴，成为当时全国的十大商业都会之一；东晋至隋唐五代十国，先后有11个王侯在这里称帝（王）建都。

这里，一次次成为野心膨胀、凝聚与消散的见证之地。始建于唐代的开元观、玄妙观、铁女寺，曾为宋元璋十二子湘献王朱柏兴王宫的太晖观，坐落在八岭山南麓，明宋元璋第十五子朱榑之墓——辽王墓，明第七代辽王朱宪火节为嘉靖帝祈寿而建的万寿宝塔……都可作证。

还有，不可不说、至今环顾老城区的那一带青砖城墙。

那是比肉体的生命更坚韧、久远的存在。数百年来，时间不停地位移，人事不停地变幻，而它忠实地守候在原地，等待一代又一代踏访者登临。

据《后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荆州古城墙早在2800年前的周厉王时期便具雏形，初为土城，后经历朝代重建、修缮。伫立在今人面前的巍峨城墙为明清两

代修造，是我国府城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古城垣。在其挺拔、工整、坚固的身躯之中，潜藏着许多岁月的遗痕。

1998年的一次考古发现，叠压在城墙10米之下，还有宋朝、五代时期的砖城；砖城之中，还包裹有两晋、三国时期的土城。三国时的土城与现有城墙之间，位移距离仅在50米左右。这一点差移，放进长达一千多年的时空中去打量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堪称奇迹。2000年夏天，考古专家们在小北门一带，发现一段近20米长的明代成化年间夯筑的石灰糯米浆城墙。历经500年的岁月剥蚀，它坚硬如故，密实如故，巍然如故。

古城墙，仿佛一条保存完好的时光通道。从老东门（古称宾宾门）登上宾宾楼，踏着尺余长宽的方砖沿城圈缓步而行，每一步都仿佛跳动着岁月隐秘的机关，让人重返回到时光深处。

看！看古城楼翘飞的檐角，看砖石上岁月灼痕的斑驳，看城廓深入骨髓的刚性，看雉堞炮台隐隐按捺着的激情，看瓮城墙堦间还没散尽的刀光与剑影；听！撩开现世的喧哗，听岁月深处的金戈铁马之音，听护城河身死相随的无韵之声，听历朝历代城阙倾圮又修复的悲怆之吟……古城现时的生活景象近在眼前，而历史的风云变幻自脑海深处纷至沓来、流转回旋。半日之间，阅尽古城半壁的现代与沧桑。

坐落在长江岸畔、湖泽丰饶的江汉平原腹地，古城灵秀的水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古城人。

从这里，走出过楚国令尹孙叔敖。他一生清廉，辅佐楚庄王成就霸业，明法度，兴水利，恤民生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赞之为“循吏”第一。而今，他的墓冢安卧在江津湖畔，锲日对着一池碧水，满岸青翠；

从这里，走出过明代杰出的改革家、政治家张居正。这位自幼聪慧好学，12岁考中秀才，16岁中举的“江陵神童”，靠着自身实力在48岁之年入主内阁首辅，颁行考成法，推广“一条鞭法”，整饬吏治，加强边备，靠纵横捭阖、强健有力的改革举措，振明代颓靡之势于一时。而今，张居正街、张居正墓园被修葺一新，四海之内虔诚的信徒有了膜拜的方向；

在这里，忠心耿耿的楚国大臣三闾大夫、左徒屈原写下了惊世之篇《天问》。这位以忧愤之作《离骚》开楚辞之先河的旷古诗人，为楚国鞠躬尽瘁20余年，受奸人谗陷屡遭罢黜流放，最后满怀哀怨投江而死。他当年的故居、写下《天问》的旧地——江滨宫，还兀立在闹市中心，宫内的天问阁上还悬挂有叶剑英为之撰写的诗句“行廉志洁泥无滓，一读骚经一肃然”；

在这里，哺育出了公安袁氏三兄弟。他们以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”的文学主张、趣韵并举的诗文，在明代文坛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一席之地，也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让后人无法忽略的浓重一笔……

他们，是古城的荣耀。而古城的荣耀，属于一代又一代古城人。

所有的城，都是现在进行时的城。古城荆州也不例外。

只是和很多年轻的城市相比，他的背负更重、牵绊更多，那是历史赋予的。

古城墙围固的老城区内，一列列青砖白瓦平房次第消失了踪影，座座楼房取而代之。可簇新的楼房修建得更富丽、再高拔，也超不过那一带古老城墙的历史标高；古城的商业街、步行街，也像很多城市一样翻涌着时尚的潮汐。只是在密集的街市间，一不小心就会撞上一处跨越了千年、百年时光的古迹。街市再繁华、再喧嚣，也掀不动那一百年深月久的沉湎。

古城人越来越懂得历史财富的重要。护城河上曾经跨越木桥的地方，换上了九龙石桥。旧城河修复一新，成了供市民和游人悠闲泛舟的九龙洲公园。岸畔的外环道上，竖起了一尊屈原塑像，白衣飘飘的屈子，其刚正忠直的风骨为古城人所敬仰。一年一度在护城河上擂响的龙舟竞渡的激越鼓声，每一声里都寄托着古城人的怀念之意、尊崇之情。

许多与古城历史息息相关的人物、故事、旧迹都被翻检出来，列入了纪念名册。在这份长长的名册里，汇聚了古城昔日的全部荣耀。旅游业成为古城重点打造的产业之一。一处又一处古迹被保护性地重建与翻修。古城不想永远只是武汉——三峡旅游线上的一处驿站。古城不想丰厚的历史遗存被时光再次掩埋。那是古城的荣耀，更是人类共同的财富。

生活在古城的人们，每天在有着两千多年历史渊源的古城墙脚下进出，忙碌着苦恼着，怀想着憧憬着，背靠巍峨耸立的史册，面向广阔平坦的未来……

（王芸，中国作协会员，一级作家。生于湖北沙市，曾任荆州日报主任编辑，现为江西省南昌市文学艺术院专业作家。出版多部长篇小说、小说集、散文集等，其作品被收入40余种选本。曾获第三届湖北文学奖、第五届湖北文学奖新锐奖、第二届林语堂文学奖（小说奖）大奖等。）

生活随笔

正月农村看戏忙

□ 张西云

正月，在我家乡素有唱大戏的习惯。

最近几年村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或者搬到县城居住，上学的孩子也被父母带到城里。村里剩下的大多数是老年人。人少了，没人张罗唱大戏。老年人觉得没有大戏的正月实在是太漫长了，吃完早饭后就双手揣在袖筒里坐在村前小卖店闲聊，聊得最多的是以正月初月看大戏的情景。

在农耕时代，正月和二月对农民来说是最闲暇的日子，也是一年内最惬意的时光。麦苗还没有从寒冬中苏醒，土地还没有解冻融化，人们不需要到田里劳动。大家便琢磨着筹钱请戏班子来唱戏。戏班子一唱就是三四天，有时候人们觉得不过瘾，还要再筹钱加上几唱戏，一连唱上十天、八天，这就是“唱大戏”。县城里的戏班子在正月总是很忙，经常是东村还没有唱完，西村就派人接了。这里刚下戏台演员还没有卸妆，别村的人就将戏班子的行李箱子一股脑装上牛车。

原因是那个村的戏台早就搭好了，客人也接来了。所谓的客人实际上都是嫁出去的女儿，这些女儿有刚出嫁的，也有结婚10年20年的，还有年龄更大的，哪怕到了80岁娘家人也会接她们回去看戏。唱戏，就像一根无形的红线连着女儿和娘家。出嫁的女儿对娘家的感情是至真至纯，任何东西无法替代的。当地人常说“出门的闺女看到娘家的鸡毛，都要撵二里地”，可见出嫁的女儿对娘家的感情有多深。

请戏班子不光是正月农闲时，有时在农忙时也请。我曾不解家乡人看戏的狂热，有些剧目演员们唱了一场又一场，人们还是鼓掌要求再唱一遍，有时候演员多次返场清唱，人们还是喝彩不断不舍得演员离开。演员们到别的村子演戏，大家还要三五成群跟到外村看戏。我也跟着大人们去外村看戏，看了多遍《卷席筒》《打金枝》《穆桂英挂帅》《诸葛亮吊孝》等剧目，渐渐地也爱上看戏。

一场场大戏，一年一年滋养、教化着故乡的一代代人。如今，正月唱大戏的场景少了。但是在社区、在广场仍然有人在演唱，也依然有人在看戏，千百年的文化传承只是换了场地而已。

春天的诗稿

□ 秦淮情怀

朗诵的时刻，花语嘈杂

近处，余晖拉住归鸟。一些文字的动作

像是在观察欢乐的颜色和模样。未来及

拍下的掌声

和草木稚嫩的表情，被一件

素材的亮发，吸引

——芳菲饮尽，不足以过瘾

待油菜花开，再向您致醉

舌尖美味

二月二 炒豌豆

□ 常建东

俗话说：“十里一个乡俗，五里一个地方”。我们老家甘肃通渭县，二月二流行炒豌豆、串豌豆，至于理发，理不理都行，无所谓，但豌豆必须要炒。

二月二的豌豆以大豆为主，因为你们说的蚕豆，当然，也有小豌豆，如回回豆、建设豆、扁豆，我们叫豆儿，再就是一种用白面制作的的面豆儿，由于体型较小，甘肃方言叫“扩扩儿”。这些是穷人家的事。

二月二前一天，母亲和大家一样，开始泡豌豆，把豌豆泡在清水里，泡得软软的，准备好针线。第二天，母亲早早起床生火炒豌豆，睡梦中的我，听见铁锅中哗哗翻炒的豌豆，噼噼啪啪的，那种久违的香味，扑鼻而来，我掀开暖烘烘的被窝，一咕噜翻身起床，看着母亲站在灶台前熟练地挥舞着锅铲，豌豆在噼噼啪啪的声音中，渐渐出现黑色的斑斑点点，味道越来越浓，氤氲着小屋，也氤氲着全家人欢天喜地的面。

豌豆终于出锅了，盛在筐箩里面，由于泡得太软，水分太多，即便熟透了，依然在丝丝地叫，啪啪地响，像极了父亲点燃的旱烟锅，烟叶在燃烧中疯狂地呐喊，仿佛在说：天生我才必有用。他们个个以能在二月二为孩子们开心而欢欣鼓舞。我迫不及待地拿起针线，把豌豆一颗一颗从中间串起来，当针线穿过豌豆的那一刻，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，举世无双，那些单薄的衣衫、粗糙的口腔、四面八方的指指点点，全都不属于我。

然而，幸福总是短暂的，我还没有享受够穿针引线的美好时光，豌豆就已经串完了，系住线头，把热乎乎的小小的豌豆串勉强套在脖子上，低头看，廉价的豌豆大小不一，扭扭捏捏的，和邻居家旺生在脖子上缠了3圈的比起来，简直可怜的不像样。母亲大概也觉察到了，急忙安慰地说：“我给你做点扩扩儿吧！”

于是，母亲又炒了扩扩儿，给我穿了长长的2串。我把他们小心翼翼地装进纸盒里面，盘得整整齐齐的，收藏了起来，又一次次地拿出来晾晒，一次次地强忍着口水再次收藏起来，直到豌豆的皮被全部磨烂，扩扩儿的棱角全部磨平，我始终没舍得吃一颗半颗，母亲因此夸我乖巧懂事，说：“我的东娃最像话了。”得到母亲的夸赞后，我更加肆无忌惮地懂事起来，清明节那天，旺生的豌豆早就吃完了，他母亲不得不再次上街，给他称豌豆、炒豌豆、串豌豆。而我，兴高采烈的拿出那串秃噜皮的豌豆串和阳光暴晒后变质的扩扩儿，咀嚼。那光景，如今想起来，真真正正是五味杂陈。

如今，我已不再是迫不及待串豌豆的少年，母亲也不再是草草换豌豆的母亲，但她依然要炒豌豆。有一次，我问她：“妈，你知道二月二为什么要炒豌豆吗？”她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要年年炒？”

“你爱吃么。”

一句你爱吃，母亲便坚持了一辈子。